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

吃不饱穿不暖
却活得挺自在

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全家福。

小时候,虽然吃也愁,穿也愁,但活得“没心没肺”。

在青州城的刘远科已经年近六十,每当有人挑起儿时的话题,他总是忍不住地插上几句。“那时我们兄弟多,大家为了抢饭吃什么招都用”,刘远科说,刚烙出来的大饼一人只能分一小块,我们就往饼上抹灰占为己有。

有时太阳好的时候,他就把自家那个木头架子制成的镜框拿出来擦洗一番。镜框中排满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的照片。本来三两下就能擦完,但只要一擦起来就完全沉浸在回忆中。

一上午时光,一恍惚就过去了。这样的时光感受,好像拍照就在刚才一样。既有些开心,又有些伤感。

刘远科笑滋滋地回忆,当时都是大人的衣服改给小孩,小孩再按年龄大小往下穿。“我在家排行老二,还算不错。”老大多是穿父亲不穿的衣服改小,偶尔也能穿到新衣,家中老四是受苦最多的,基本上到他穿的时候衣服已经破烂不堪。

现在他们兄弟几个在一起,都对老四有种特别的疼爱。

为了温饱兄弟四人相继当兵,只为能吃饱肚子。因为在部队里吃饭特别快,刘远科练就了远近闻名的“铁嘴”。不管什么饭食,不管多烫,他都能第一个吃完饭。有时吃得太急,把嘴中的皮都能烫掉一层,但已经习惯的老刘现在改不了了。

老刘说,记得他在恋爱的时候,看到妻子有剩下一口馒头就忍不住吃掉。但是两人经人介绍刚刚认识,实在不好意思吃。令他难受了很长时候。老刘的妻子当时以为老刘食量大吃不饱就故意给老刘留下半个馒头。后来等两人熟络起来才知道,老刘不是饿,而是看不得剩饭。

饿怕了,除了馒头大饼啥都不想。现在回想那个年代,却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烦恼,单纯的很。

就像听着《南泥湾》长大的人们,就像一个精神家园一样,当像一个朝拜者一样去南泥湾看到实景时,不禁让人有些失望。和东北乡一样,活在精神里,是一种寄托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

不愁吃也不愁穿
就怕肚子里墨水少

等到了衣食无忧的年代,却因为耽搁了读书而倍感自卑。

在儿子家里“客居”的王小妹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,就是读书太少。“拿着新老照片一对比就可以看出。”王小妹年轻时在一家纺织单位工作,单位中同事之间的孩子成绩如何,自然成为他们之间腰杆子能不能硬起来的关键。王小妹一直在坚持着自己的观点,你看小张家的孩子,眉宇之间好像透着一股清灵的气质,而自家的孩子却似乎总有那么一点“不开窍”。

退休之后,王小妹就在家呆着,现在的专职工作就是帮儿子照看孩子。闲暇之时有好姐妹来访,多会谈到当年风华正茂的年代。大家也多会惋惜不已,没念多少书!

王小妹自嘲是一个心气比较高的人,但高考的失败让她一直抱憾。为了照看比她小五岁的弟弟,她直到10岁才开始读书,因年龄较大,一直名列前茅。本想着即便是当时3%的录取率也不成问题,但高考之前的一个进“国企”的名额让她动了心。

之后高考失利。之后从营业员至个体

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全家福。

承包户,成为了一个一辈子最不愿意成为商人。

因投资理念保守,信息不畅。退休时候才发现,一辈子除了一套最不上心买的房子外,一无所有。孩子上大学,家里人患病,几乎花光了她和老公两人的所有积蓄。

“客居”是王小妹自己给自己的定位。这“过活”是孩子的,就是帮忙给带带孩子。以前有邻居经常打麻将,但后来发

现别人玩的越来越大,自己有点“输不起”了。于时候打麻烦这个爱好,也就放了下来。

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崔健《一无所有》洗礼的那一代人,不少人开始出现了意识上的觉醒。在精神方面的诉求变得越来越迫切。但他们或许正如那个年代的全家福中的表情所现,还有些“不开窍”,不似当今的“清灵”。

全家
福
之
年代故事

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,“团圆”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,从照相机问世开始,无论身处哪一个年代,“全家福”是每一个家庭都少不了的。但是因为年代的不同,每一张“全家福”都有着她自己的故事,那一张张或黑白或彩色的平面,是一代人生活的轨迹凝结。

本报记者 周锦江

新世纪这十几年

上有老下有小
奋斗中忽略了自己

新世纪的全家福。

王永欣晒出自家的“全家福”,留言说,现在大家相聚的话题是怎样吃健康,怎样减肥。“连我91岁的老母亲都说要瞪着眼睛多活几年,多看看这好社会,吃不了穿不了,真好啊!”

每年春节都会无数的游子踏上归途。在外来人口聚集密度最大的北京,的哥刘信生戏称,春节的时候京城空旷,他甚至带着老父亲在长安街练车。

聊到家庭,聊到团圆,刘信生这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就打开了话匣子。老家在房山,春节回家看到挂在房梁上的旧自行车轱辘,摆在窗台上的白菜、摇煤球用的筛子,眼睛都禁不住有些湿。

在这个年代之后,众多中青年人却觉得自己的生活少了些“自我”。前些年曾有不少言论提及,80后是垮掉的一代。甚至在电视节目中出现,有孩子参加夏令营把家长给准备的煮鸡蛋原封不动的带回来,原因是不知道怎么吃。姑且不论此现象到底有多少,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于孩子的珍视变得空前。

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人,并没有像预言中所说的“吃啥啥不剩,干啥啥不行”,而是慢慢地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。

翻开徐亮家的影集,可以看到儿时涂着艳丽的口红,眉头还点了一个红点的“节目”标准妆;可以看到穿着自己剪裁的“中山装”,脚蹬一双小皮鞋,还给外婆许言,等我赚了钱也给她买一双,要钉上巴掌,一走当响;可以看到戴着“警察”大盖帽,与父母的合影,父亲的领带显得那么格格不入;可以找到全家人在一起的合影,因为人太多,总会有几个人走神。

可以从伍佰《突然的自我》中寻找一点共鸣的一代人,似乎有很大的自由度,但又似乎总被生活所缚,为父母而活,为子女所累。在各种竞争中将自己打磨的越来越圆滑,越来越懒惰。合影越来越少,自拍越来越多;剪刀手越来越多,傻站的越来越少;去往的地方越来越多,身旁的人越来越少。